



美 汤姆·海曼著



0013952

亿万富翁
和他的儿媳

内 容 提 要

繁盛的家族，拥有十大分公司，数十个子公司，亿万美元的资产！衰败的家族，吸毒的吸毒，死亡的死亡，万贯家产竟被风流儿媳一人鲸吞！

父亲——威廉，在纽约凭着他的狡诈和谋略，由一个身无分文的穷光蛋发迹为世界第42位大富翁。可他内心极度空虚，他是杀害他人、冒名顶替潜逃到美国的德国纳粹分子。晚年赢得驻以色列大使头衔不久，在一次飞行中失踪。

大儿子——比利，为人狠毒，野心勃勃，为其父威廉所疼爱，在越战中失踪12年，后虽花巨费找到了他，但他已到吸毒晚期，结果被美国中央情报局设法害死。

二儿子——罗布，放荡不羁，不务正业，迷恋女色，浪迹世界诸国，贩卖毒品，伪造支票，嗜赌如命，多次入狱，与其父关系不睦，与其嫂关系暧昧，其结果是下落不明。

女儿——萨拉，多次结婚离异，后与其父威廉的得力助手萨菲尔相爱，觊觎威廉家族亿万财产，在一次开车兜风中车翻丧命，其情夫亦成重伤。

大儿媳——卡罗琳，风流妖艳，14岁时被人强奸，后因车祸不能生育，在丈夫——威廉的大儿子比利失踪期间，她的情人无数，还与其夫弟罗布勾搭。她虽行为放荡，但极富心计，威廉家族的亿万财产终落入她一人手中。

全书情节跌宕起伏，环环紧扣，场面宏大，深刻揭示了美国企业界巨头之间的倾轧和勾结，在金钱和权力的熏染下，其家庭成员被扭曲的人性和卑劣的行径。

法国 尼斯市

布赖恩·达菲是一个雇用文人作家，不可信赖、平庸无才、不诚实，是个丧家犬似的新闻工作者，靠编造几条废话连篇的拙劣的当日新闻谋生。

他品行上的弱点在事业中得到了弥补。几年来，他利用几个雇来的情报员，凭着自己能从半真半假的消息、谣言、流言蜚语中迅速编造故事的本领，靠给美国的几家庸俗小报提供歪曲事实真相和耸人听闻的消息，虽然债台高筑，但总算是能作为一个自由自在的人在法国里维埃拉游览胜地落下了脚。

现在他正在尼斯老区一家医院的最高层设法编造这类故事。前天晚上，医院里的一个勤杂工在一家酒吧喝醉了酒，他向达菲透露了一个越南难民正在重兵把守下的一个单人病房里进行秘密治疗的消息。达菲从中嗅到了某种可以有利可图的味道。

可以断定，这个勤杂工已经夸大其词了。人们常常喜欢对自己的故事添枝加叶，这是达菲早已发现了的。这也正是

可以利用的人类少有的几种特征之一。他来到医院，溜过护士台，找到了长走廊尽头的一间黑洞洞的小屋。他的采访对象就住在这里。门开着，一个护理人员也没有，只有病人独自呆在屋里。

达菲溜了进去，把软百叶窗拉开，透进来一丝丝光亮。他拉了一把椅子靠床边坐了下来。

“我是《国际先驱论坛报》的。”他操着法语撒谎说，“你知道《先驱论坛报》吗？”他说着抽出一份报纸在空中晃了一下。

那个病人是一个瘦骨嶙峋的黑眼珠越南人，三十多岁，样子疲惫不堪，但没有什么大病。他仰面朝天躺在床上，一只胳膊露在毯子外面，一根静脉注射针头插进了他的手腕。达菲的情报人员说，他正被遗弃和疲劳折磨着。

达菲从肩膀上取下盒式录音机，敏捷地在床头柜上移出一块地方来安放。“我们打算写一个你逃离越南的故事。”达菲一面说着一面按下录音键子，“你会讲法语吗？”

病人点了点头，看也没有看达菲一眼，似乎并不急于和他接触。“你叫什么名字？”达菲问他道。

“郭定川。”那个人回答说。

达菲又把录音机朝床前移了移。“好。川，现在可以讲下去了。什么原因使你离开越南的呢？是你对共产专制的仇恨吗？他们残害你了吗？这对你的家庭又会怎样呢？来，快讲吧，我可不能等你一天哪。”

一个小时之后，达菲的采访被愤怒的护士打断了，她说一定要没收他的录音机，幸亏他死死地抱住了那个录音机，但采访是明显的搞不成了。他的任何甜言蜜语也不能使这位护士息怒。她怒不可遏，扬言说，如果他不马上离开，她就

要叫警察来。这样，他才不得不离开了。

回到住处，达菲倒了一杯葡萄酒，放起录音磁带。随着带盘的转动，达菲越来越感到失望。他的采访对象的法语说得很糟，谈话期间他还不时插进一些越南语。达菲能听懂的一丁点儿情况也是不清楚的。

达菲抽出一张纸潦草地写了几点概要。郭定川，三十五岁，曾在南越军中当过外科医生。一九七五年共产党接管南方不久，他被送往老挝边境的劳动教养营。很明显，他是从那个劳动教养营逃跑出来后，穿过老挝，到了泰国，在那里才和他在法国的亲戚们取得联系的。接着，他们设法把他接到尼斯。达菲对这些情况丝毫没有兴趣。难民的故事就如同他们受到的压抑一样屡见不鲜，比比皆是。

使达菲感兴趣的是其中提到一个叫做比利·格伦沃尔德
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战俘。据川讲，被俘十二年了，这个美国战俘至今还在那里活着。达菲以前也曾听说过格伦沃尔德。比利·格伦沃尔德的父亲叫威廉·格伦沃尔德，是一个有权势的巨商，非常富有，而且与政界关系相当不错。数年前，他曾向越南提出以优厚的条件赎回他的儿子。现在他被提名为大使候选人。

达菲从他的被采访对象口中得知了关押比利·格伦沃尔德的那个集中营的准确地点。他甚至还在达菲的笔记本上画了一张那个地区的草图。集中营位于朗维和溪山两个村子之间，就在越老边境上。一个出身名门的美国海军情报人员在越南被关押了十二年，至今仍然活着，这自然是一条爆炸性的新闻。可是，除了集中营的情况外，达菲再也没有从病人口中得到什么。有几次偶尔提到格伦沃尔德的名字时，川都

不说法语，而是不安地急忙用越南语嘟哝着什么。达菲只听懂了一句话，他说“太危险了”。对谁太危险了？为什么有危险？他无法搞清楚。

他思索着对策。他可以再次偷偷地溜进医院，从那人嘴里再探听出一些情况，或者就利用现有的这些材料。掌握的材料太少了。他必须编造出大部分故事来。他反复推敲着几种可能性，尽力设想出这个故事的梗概。他喜欢《亿万富翁之子在越南被关押服苦役》这个标题。他可以写上个两三千字，想象着详细描写一下被监禁者所处的恶劣环境——令人难忍的折磨、饥饿、强迫行军、越南人的凶狠残暴等等。也许甚至还可以加进去一个施淫威的女看守，写点性生活对故事不会有妨碍。

他估计自己至少也能赚两千美元。只要向任何一家小报出售版权，他就可以捞到这么多钱了。要是弄得好，说不定还能捞它两千五百美元呢。

他又把录音重新听了一遍，竭力回想他认识的人中有没有人懂越语。想了好久他也没想起有谁会。可是，干吗要费这个事呢？即使多弄清了点细节，对整个故事又能起多大作用呢？他只不过是赚了钱，又不是想得普利策奖金。

达菲打开录音机，给自己斟了一杯白兰地，就坐下来进行写作了。两个小时后，第一稿脱稿了。他把稿子堆在桌子上，就下楼到街上消夜去了。

他一边吃饭，一边还在脑子里为他的作品加工润色。他对自己刚才的写作不太满意，认为缺乏感情和真实感。总之，还需要补充一些有说服力的详细情节。即使是那些玩世不恭的新闻工作者也需要一些事实才能使文章生动有力。而他所

描述的，还只是越南的一个战俘集中营的位置，以及越南难民透露比利·格伦沃尔德被关在那里而已。其他的东西都是他达菲编造出来的。

他担心稿子很有可能不被采用。他决定先给纽约的编辑打个电话问一问，省得白费时间。要是编辑对他的消息感兴趣的话，他就设法再到医院去一次，从那个难民身上再挤点东西出来。

他喝了一大口白兰地。当酒在嘴里打转时，他突然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热血顿时涌到了他的脸上，他高兴得差点叫出声来。还有一个更好的办法用这个故事赚钱。用这个办法他可以捞到比两千美元多得多的钱，而且根本就没有必要再去重新写那篇该死的文章了。

他囫圇几口吞下了剩下的饭菜就急忙奔回住处，脑子不停地转着，考虑着各种计划，估计着可能遇到的各种危险。

达菲这个满肚子馊主意的家伙可没有想到，他的这个主意竟是他一生中所想到的最坏的主意。

纽约市

格伦沃尔德工业公司的董事长，公司资产的主要拥有者威廉·格伦沃尔德在纽约总部会议室里的长条桌旁坐了下来，用金丝眼镜边轻轻地敲打着擦得锃亮的桌面。

宽大房间里的说话声象突然关掉了的收音机一样嘎然而止，其余的十二个执行理事在他们的座位上直起了身子，把全部注意力转向了他们的老板。

五十六岁的威廉·格伦沃尔德是这个庞大势力圈里的主

宰，他的长相和举止都证实了这一点。他那黝黑的脸庞又方又大，被向后披的棕色毛发和颧骨的角度勾画得清清楚楚。脸颊没有松弛下垂的任何迹象，也丝毫看不出有双下巴的样子。晶莹透亮的棕铜色双眼分布得开开的，悬挂在浓浓的眉毛下。他的鼻子格外突出，从鼻梁处向下尖尖地伸了出来，笔直地竖立着。他嘴巴宽大，上唇往下绷着，迎面看上去，象是一只凶猛的老鹰。

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细条上衣，这是他的传统正式服装。他那棕黄色的肤色与那浆得硬硬的白色衬衣领子和袖口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他身高六呎，重一百八十五磅。但他那毫无表情的面庞、宽厚的双肩、长长的上身使他显得比实际要高大魁梧得多。尽管裁剪技术是无可挑剔的，可他那用不完的力量给人造成了一种极不舒服的感觉，就好象穿衣服的人极不配穿这种现代的时髦服装似的。

威廉·格伦沃尔德不慌不忙地用带着几分威严的目光审视了一下在场的十二张面孔。这些人都是他亲自挑选，既能吃苦耐劳，又富有丰富经验的执行理事。在他们各自的范围内每个人都拥有一定的权力，而每个人都是经过长期考验忠实于他的人。

他们所统辖的拥有亿万美元的国际性企业的组织形式清晰明了，就象这群人围着的桌子一样脉络清楚。要是过去的君主见了此情此景，也会表示理解和欣然赞许。

当然，威廉·格伦沃尔德本人是格伦沃尔德工业公司的董事长，首席执行官。这个公司的财力在世界上占第四十二位，他拥有百分之八十六的股份，也算得上是现代企业家之

冠。在他的办公室、工厂、矿山、运输业里，他象十九世纪俄国沙皇一样，是一个绝对的专制君主。

他的两侧是他的下属主管，左边是公司的财政部长查尔斯·卡尔森，右边是公司的首席律师兼执行秘书詹姆斯·萨菲尔。其余的十把交椅上坐着的是他的十大巨头，公司十个主要分公司的经理。这十个公司形成了一股坚不可摧的中坚力量。其中包括格伦沃尔德武器工业公司，生产军工器械、武器、弹药；格伦沃尔德技术公司，生产尖端电子设备；格伦沃尔德海运公司，是一个在巴拿马注册，拥有四十条货轮和六条超级油轮的公司；还有格伦沃尔德矿业公司，主要从事矿山开发和生产世界性战略金属品。

威廉·格伦沃尔德开门见山地开始了他的会议。“现在我先谈巴西投标。”他说。他说话时仍带有浓厚的德国口音。“吉姆，怎么样？”

詹姆斯·萨菲尔轻轻地点点头，并站起身来。他身材高大，满头乌黑的卷发，扁鼻子，一眼可以看得出他那意大利人的彪悍形象。他身着手工剪裁的套服，高高的衬衣领子，加上鲜艳的领带，使他的意大利人形象更加强烈。虽是三十出头的人了，他依旧是一个独身的律师，把全部精力奉献给了自己的事业。他是格伦沃尔德最信赖的得力助手，一个无所不谈的朋友、解决棘手问题的专家、打手、参谋。萨菲尔的职能就是保护和改善格伦沃尔德工业公司的事业，击败对手，把理想变为现实。人们惧怕他，却对他又广为敬重，认为他是仅次于格伦沃尔德本人，在公司中占据第二个重要位置的人。

“我已经把亚马孙盆地的地图影印了一份。”萨菲尔用筒

洁而又非常正式的语气说，“地图就放在你们面前的夹子里，同时还附有我们地质专家的报告。象你们看到的那样，他们说在塞腊多卡清波有丰富的锡和铜矿，在马诺斯南边的马代腊河流域有铁矿，同时还拥有实际开采价值的金矿群，不是微量的，而是真正的天然块金。这两处离公路都比较远，开采费用昂贵。巴西方面希望我们把路德维格的开采特许权买下来。你们大家都知道，他们已经决定放弃那座矿了。巴西急需现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在卡它的脖子，因此我们将在谈判中处于极有力的地位。”

当萨菲尔在向董事会报告时，威廉·格伦沃尔德出神地注视着他的侧影。他的这位第一副手是个孤儿。格伦沃尔德发现他时，他才十五岁，在西弗吉尼亚的一个煤矿里工作。格伦沃尔德买下了那个煤矿，萨菲尔经常到他那里提出如何提高生产的建议，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把萨菲尔调到纽约总部的收发室工作，这样好让他有提高自己的机会。年轻人表现了他的聪明才智，这样威廉·格伦沃尔德便把他完全置于自己的羽翼下进行精心培养，送他上技术学校，法律学校，带着一个男子汉的骄傲，自豪地看着他通过公司的各种晋级考核，他知道他做了一个很值得庆幸的投资。

萨菲尔已经跟随威廉·格伦沃尔德整整十二年了，对主人的忠贞不二那是无可挑剔的。一天二十四小时，一年四季他都把全部精力扑在公司的事业上，好象在公司之外就没有他自己的生活一样。渐渐地，威廉·格伦沃尔德把他当成是自己生命的延续，看成了自己的亲生儿子。

威廉·格伦沃尔德收住了自己的思绪，把注意力重新集中到正在讨论的问题上。萨菲尔一只手举起一张地图，一只

手指点着巴西马托格罗索州的某一个地方。“我们还将继续路德维格的开发计划。”他说，“道路交通、城市、水，以及其它的一些设施……”

“这样做值得吗？”一个声音打断了他的话。这是格伦沃尔德矿业公司的总经理格雷森·博伊斯。“路德维格的开发计划主要包括日本人帮他们建的那个跨越太平洋的造纸厂，现在已经成了一个累赘。他们把方圆几千公顷的树木都砍完了，可是造纸需要大量的木材做原料和燃料，我们不得不到别的地方去找，这一项就要耗费数百万美元……”

威廉·格伦沃尔德把他的视线转移到萨菲尔身后的茶色玻璃窗上。会议厅在第四十八层楼上，为这里的客人观赏纽约港和长达两公里的维拉扎诺·纳罗斯大桥提供了理想的位置。威廉·格伦沃尔德看见一只渡船正开往斯塔滕岛，透过早上薄纱似的烟雾看去，这只船不过是一个长方形的灰色轮廓。在繁忙的港口中间的一小块岩石上，矗立着挺拔壮观的自由女神青铜塑像。在自由女神象后面，尽管晨雾使一切都变得模糊不清，犹如海市蜃楼一般，然而依然可以辨认出埃利斯岛上被废弃的红色砖瓦建筑群。

他想起另外一次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到那里的情景：那是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九日，星期五，一个寒冷的早晨，他从未有意识地去记那个日子，但它依旧深深地嵌入了他的记忆之中。那一天，他作为一个德国难民登上了埃利斯岛。也就是在那一天，他开始了他新的一生。

他记得自己当时又怕又喜的心情。当时他只有二十岁，身无分文，举目无亲。他不懂英文，对于美国，他更是一无所知。不管怎么样，他还是一个活人，而且身体健康。最重

要的还是他是一个自由人，无牵无挂。他脱离了欧洲，脱离了过去。他决心很好地利用他这一优势。

第一年是非常寂寞和艰辛的，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他每天在洛厄·伊斯特·赛德要做长达十四个小时的卑贱工作，晚上住在马克宫大街的一家破烂不堪的寄宿店里，每天只能吃一顿饭，晚上还要自学英语。除了精疲力竭之外，他对那段艰苦岁月里的一切都已忘得一干二净了。

德兰西大街一个叫温斯坦的正统犹太老头收留了他，给了他第一块面包。他在第二大道上温斯坦的乳制品餐厅里当小跑堂。那个老头对他的印象特别好，曾在他的侄子——繁华的四十七街上的一个钻石批发商——马丁·约瑟夫面前夸奖过他。约瑟夫愿意招聘格伦沃尔德，并答应教他做钻石生意。

当威廉·格伦沃尔德几乎还没有开始他的学徒生涯时，他就遇见并爱上了这个鳏夫的独生女儿柯妮莉亚。此事差一点儿把一个动人的成功的故事在展开之前就葬送掉了。柯妮莉亚是一个非常漂亮，而又天真无邪，年仅十七岁的少女。格伦沃尔德轻而易举地就取得了她的信任和爱情。他们相识刚三个月，柯妮莉亚的肚子就大了起来。

一个月之后，在没有得到马丁·约瑟夫的祝福下他们就结婚了。滑稽的是，婚后五个月，当比利降生后，他们和约瑟夫的关系又和解了。约瑟夫喜欢当外祖父，他是带着两个不可能成为事实的信念进坟墓的：他的外孙有一天将会成为美国总统；他的外孙是提前四个月出生的早产儿。

此时，威廉·格伦沃尔德潜心于钻石买卖。到他二十六岁时，柯妮莉亚已为他生下了女儿萨拉和第二个儿子罗布。

二十七岁时，他成功地说服了他的岳父让他来经营钻石日常买卖事务。在二十八岁时，他把这个公司扩大了一倍，而盈利却增加了三倍。

他三十岁时，创建了另外一家新公司，即约瑟夫·格伦沃尔德矿产公司。同时，他把经营范围狭小的钻石生意扩大到经营白金、黄金、银，甚至发展迅速的新领域——战略金属。

威廉·格伦沃尔德三十三岁那一年，他的岳父退休到佛罗里达去了，把全部生意的财产控制权和所有资产都转让给了他。由于手里多了几百万美元的资本，格伦沃尔德很快就成了一个资本家。他沉浸于买卖、盘算、运筹、研究之中，并开始塑造将与古尔德、摩根、洛克菲勒和范德比尔特相比拟的企业家的神话。

在埃利斯岛那个十一月凄凉的一天，威廉·格伦沃尔德就为自己定下了目标：在他三十五岁时一定要成为一个百万富翁。到三十五岁时，他的资产真的超过了七十个百万富翁。

现在五十六岁了，拥有六亿美元的威廉·格伦沃尔德做过商业界的所有事情，这是他过去未曾想到的。剩下的为数极少的几个值得攀登的山峰是在其他领域里，例如，当大使。

他几次揉搓自己的眼睛，想把思绪拉回到会议桌上来。萨菲尔还在滔滔不绝地讲着。突然，格伦沃尔德拿起桌子上的眼镜站了起来。萨菲尔的话讲了一半就到了车，用探询的目光看着他。

“继续讲下去。”威廉·格伦沃尔德小声地说：“各位先生，请你们继续往下讨论。”他用手扶住桌边，肯定地向萨菲尔

挤了一下眼睛，“我要告一分钟的假。”

他慌忙走进隔壁的办公室里，一屁股坐在柔软宽大的皮太师椅上，浑身突然感到一阵极度软弱无力。他双手捂住双眼，感到自己的心跳在加剧。他竭力想让自己的呼吸放平和些，但是办不到，他感到喘不上气来。他大口地呼吸着，喘息着。以前也有过类似的情况，他到医院去做过检查，但没有查出什么问题来。可是，他的医生却很紧张，除让他服镇静剂外，还劝他减少工作量，避免紧张，他只是一笑了之。他的一生就是靠紧张起家的。在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人敢说世界上最大的事业是靠懒散、松弛而成气候的。

找不出身体上的原因更加加剧了威廉·格伦沃尔德对病痛的忧虑和焦急。除对此感到羞侮之外，他还感到自己有一种心理脆弱症，这是他过去一直蔑视的一种病态，他认为这也许是某种不祥的朕兆。

他怀疑这种不正常现象是不是与他不敢肯定自己能不能成为大使候选人有关。总统要在明天宣布大使提名名单，假装自己不是十分渴望被提名也无用。这无疑将成为他生涯中的重大胜利。他曾为此目标而苦心经营了多少年，每当有机可乘时，他都支持保守的共和党，大笔大笔的款子捐献给共和党的竞选人员。一九七九年，他的死敌纳尔逊·洛克菲勒死了，威廉·格伦沃尔德才成了纽约共和党政界人物中最有实力的人物。一九八〇年，他拼命奔走，为里根赢得了有利局势。大使之职正是共和党胜利中他应得的一份报酬。不过，要确定这个任命，就意味着要面对议院的确认听证会。他的生活将受到公众的严密注视，而且他还会成为易受敌人攻击的目标。任何人处在他这种地位也不会愉快地接受为自己的

每一点主张，每一个行为辩护的想法。为了获胜，他和他以前的那些有权势的人一样也走了些捷径，对那些在公众面前难以一下子解释清楚的问题做了些准备。在公众面前，有些事实是很容易被歪曲的，而虚伪的道德却会被视为行为的准则。

也许什么地方会出点差错。不管是喜好猎取爆炸新闻的新闻界，或者是急于诋毁现政权的民主党人都可能想法子使他难堪。最近，他常反复考虑这种可能性，并为此做了力所能及的准备以保护自己。不过，大使之职是胜利在握的。他威廉·格伦沃尔德是决不愿意看到到手的東西溜掉的。

他拉开办公桌的一个抽屉，从一大叠笔记本下摸出一瓶镇静剂。他觉得吃药和发病本身一样，是一种丢人现眼的事，但他又不得不做点什么使自己平静下来。今天还有许多难题急待他处理。

威廉·格伦沃尔德看了看无味的胶囊，然后一下子将药扔进了嘴里，连水都不喝就干咽了下去。他看了一眼弗洛伦斯放在他桌子上那份打印得整整齐齐的日程表。现在正在进行的理事会议预定要一个半小时。十点三十分，他要会见刚从加拿大西北部返回来的几位地质专家。十一点，他要和萨菲尔·卡尔逊一起审议公司的预算。十二点半在大都俱乐部吃午餐的安排被弗洛伦斯用铅笔勾掉了，改成了“布赖恩·达菲先生”。

他用食指重重地点了一下那个名字。这件事，肯定就是这件事使他担忧。这个达菲要给他带来大儿子比利的消息。

威廉·格伦沃尔德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虽然过去了好大一阵子了，他依然感到怒火中烧，阵阵心疼。他的目光久久

地凝视着他办公桌角上的那幅大照片。这张照片在那个醒目的地方整整摆了十二年了。每天晚上，清洁女工擦完桌子之后，都要把它小心翼翼地放回原来的位置上。那是他的大儿子，海军中尉比利·格伦沃尔德，穿着蓝色的制服，长得非常英俊，方方的脸盘，明亮有神的眼眸，短短的棕色平头，满脸的笑容流露出胜利的乐观和自信。这张照片是比利离开美国去越南之前不久拍摄的。

对于威廉·格伦沃尔德来说，大儿子比利比他一生中的任何东西都重要。三十五年前一个寒冷的一月凌晨，在曼哈顿的一家医院里当比利出世时，他就断言他的儿子有一天会懂得崇高和显贵。他把比利看成是他自己生命的延续，是格伦沃尔德家族的名声流芳于世的支柱。

比利果真没有使他失望，在学业、体育运动和军事上都争得了荣誉。他有着强壮诱人的体魄，机敏的反应和领袖人物感人的超凡魅力。他正如他父亲所祈祷的那样，是一个天才的领袖人物。他婚姻美满，且有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雄心和干劲。有他父亲的支持，他没有办不到的事情——当州长、国会议员都不成问题。甚至象他外祖父马丁·约瑟夫坚信的那样，他当总统也不是不可能的。

威廉·格伦沃尔德目不转睛地盯着桌子上的照片，就如同那是一幅能把他儿子带回到他身边来的圣物似的。

一九七〇年二月，当比利还有一个星期就要结束值勤巡逻任务时，他所在的排在中央高地地区的一个村子里遭到了伏击，多数人被打死了，比利和其他几个人被活捉了。一九七三年，除比利外，其余的人全部被遣送回国了。美国国务院和海军当局都认为他是被俘后死去的。而北越声称他们根

本就没俘虏过这么个人。

一九七三年以后的几年里，为了寻找大儿子比利，威廉·格伦沃尔德做出了不寻常的努力。他坚持不懈，毫不灰心。他向五角大楼和国务院施加过压力，也企图直接与越南人谈判，向越南人许诺几百万美元的巨额赎金。他追踪一切线索，不论什么消息，他常常拿出大笔大笔的钱作为酬金。

十几年来，许多表明比利还活着的证据是捉弄人的，结果也证实是假的和骗人的。但有些模棱两可的东西仍然使比利的生死成为一团疑云，使威廉·格伦沃尔德不甘就此罢休。经过这么多年的艰苦努力，威廉·格伦沃尔德对其顽固做法并无丝毫改变。

比利依然没有找着。

威廉·格伦沃尔德扶着椅子站了起来，在办公桌前的地毯上来回踱步。急促的呼吸消失了，血脉的搏动也正常了。根据他听来的有关达菲为人的介绍，他怀疑这个达菲不会给他带来什么有价值的消息，不过，他不敢放过这个机会。

威廉·格伦沃尔德走到窗前，这里同样可以看到隔壁会议室，能看到纽约港的盛景。他为什么要去为这些莫名其妙的东西一次又一次地担忧发愁呢？他的一生拼搏过多少次，又冒过那么多风险，每次都是充满了振奋人心的喜悦和怀着必胜的信心。现在又为什么不这样呢？为什么就不能以同样的心情来对待这些问题呢？这种搅得人坐卧不安的病症也许是另外一种尝试，另外一种需要去攻克挑战。和往常一样，他必须战而胜之。

他的眼睛似乎有些模糊了。他用力眨了几下，使他感到震惊的是他发现自己开始产生幻觉。对面的红砖瓦建筑物变